



Salute to the Master

向川崎教授致敬

小兒科 林銘泰臨床教授

我在 1961 年的時候，遇到一個四歲的小男孩，那個年頭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川崎病，雖然這個病人有著現在看起來非常典型的表現，但那時年紀輕輕的我，完全找不到既有的診斷來兜上，只好在出院診斷書上寫道「病因未明」；直到隔年二月，我又遇到一個懷疑是敗血症的孩子，這個孩子的臨床表現讓我很快就想起來一年以前那個一直困惑的孩子，我本能地直覺：這真的是一個新的病；又再觀察到 1966 年，總共收集了 50 位病人，在醫學期刊上報告，這就是黏膜皮膚淋巴結症候群的來由。



川崎富作

這段川崎教授口述的故事，我已經讀過或從其他前輩那邊聽過好多次，但我每次再拜讀這些話，一種欽佩的心情就油然而生，這種對醫學的貢獻，不是用什麼昂貴的儀器，也不是花費很貴的研究經費換來的、而是體現醫生

的職責-----“對病人的仔細觀察和邏輯推理”，就可以造福很多的病人，把醫學向前推進一大步，我相信這應該也是大家一直那麼欽佩川崎教授的原因。

2008年第九屆國際川崎研究會議（IX International Kawasaki disease symposium,會長為呂鴻基教授，副會長為吳美環教授）在台灣舉辦，是第一次在日本和美國以外的地方來舉行(圖一)；一如前面幾屆，都有一個很溫馨的節目，就是和川崎病童家長會談雙向交流的時段；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川崎教授，他很有耐心地聽現場家長的提問和翻譯，我還記得有個台灣的家長問她的孩子小時候得過川崎病，不幸留下一個大型的冠狀動脈瘤，現在15歲，媽媽擔心冠狀動脈瘤會不會哪一天破掉，川崎教授回答說：依日本的經驗是只有在急性期的大型冠狀動脈，才有這種風險，然後他就問一起主持的呂教授說：不知道台灣的經驗如何？呂教授就示意當時也在場的我回答，我趕緊回答說：是的，台灣的經驗也是這樣，而且在1986使用免疫球蛋白之後，台灣就不曾再有冠狀動脈瘤破掉的個案報告過。



圖一

川崎教授畢生致力於川崎病的各種研究以及病患的長期照顧，每三年一次的國際川崎病大會，他都會全程參與；有一個固定的儀式：就是他老人家在會議最後的那一天，一定會和主持人帶領大家高喊：「ばんざい」（萬歲，慶祝大會成功和替大家加油的意思(圖二)）；一定要努力找出川崎病的原因和致病機轉，這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志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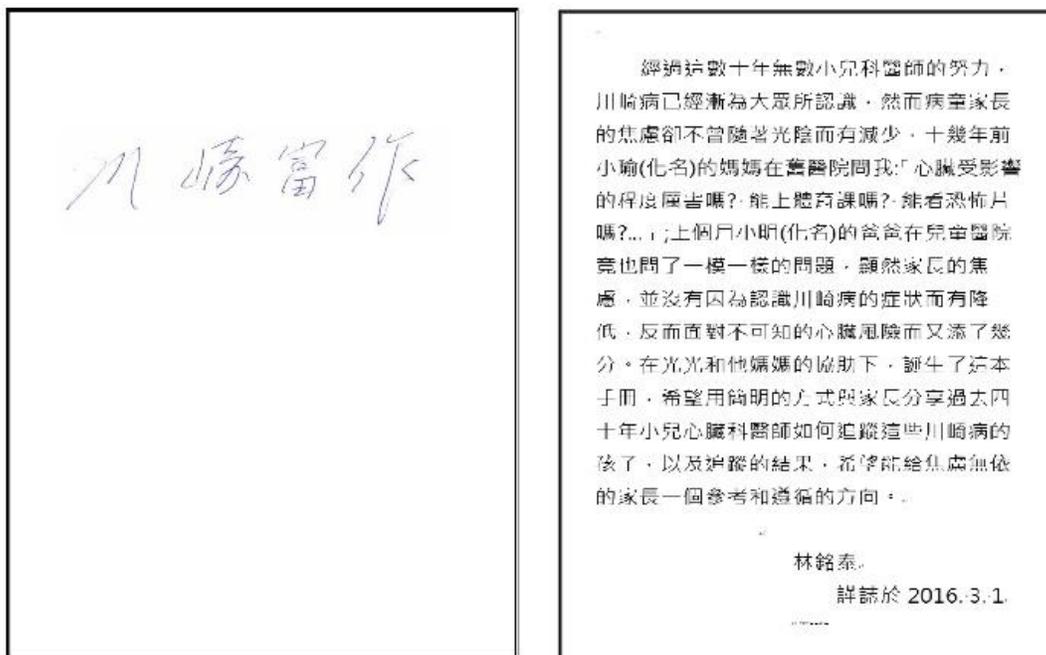


圖二



圖三

2015年第十一屆國際川崎病大會在夏威夷召開，那個時候我應邀在大會中發表冠狀動脈病變持續的擴張惡化在臨床上的意義，發表演講之後的休息時間，我去請教了川崎教授的一些看法，他知道我是呂教授的學生以後，非常的高興，跟我聊了很久；除了和我照相之外(圖三)，他也和當時一起聊天的佐地教授(Prof. Saji)鼓勵我為台灣的孩子編一本川崎病手冊，我牢牢的把這事記在心裡，回到台灣以後，我除了把當時報告的成果寫成論文發表以外，也開始著手進行他們兩位交代給我的作業。配合日本小兒循環器學會以及美國心臟學會的指引，還有台灣這40年來的本土資料，終於在2016年的夏天，我們出版了台灣第一本為川崎病孩子和家長做的手冊(ISBN 978-986-05-0436-1);2018年第十二屆的國際川崎病大會在日本的橫濱召開，大會的第一天我趕快拿著這本手冊去找他老人家交作業，他很高興，還幫我在其中的一本手冊上簽了他的名字(圖四)；這還不打緊，他又交代我說：再弄一本給大人(孕婦)的吧，我當下有一點傻住，果然符合他常常掛在嘴邊的名言(做醫學研究要嚴謹，對病人的態度要溫暖)；不過，他老人家交代了，當然是二話不說，馬上回應說好。我真的也在2019年年底弄好了這本給有川崎病史媽媽的孕婦手冊。



圖四

今年的6月10號我接到日本川崎病研究中心會長寄給全世界各國研究川崎病的同好們的正式文件說：川崎教授在6月5號已經安詳的到另外一個世界；我真的很不能相信這個曾經和我侃侃而談的慈祥長者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腦海裡一幕一幕的畫面不停的轉動著.....；川崎教授，請放心，您交代的事情，特別是為什麼會有川崎病，病因到底是什麼？我們眾人會持續的努力，直到找到答案的那一天。

晚 銘泰 敬撰

2020年初夏于台灣